

坊

寂寞时，我们 远离爱情



安宁 ■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北京出版社



Ji Mo Shi, Wo Men Yuan Li Ai Qing

寂寞时， 我们远离爱情

I267
AN

安宁 ■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寞时,我们远离爱情 / 安宁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真情坊)

ISBN 7-200-06378-9

I. 寂… II. 安…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8161 号

真情坊

寂寞时,我们远离爱情

JIMOSHI, WOMEN YUANLI AIQING

安宁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地泰德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32 开本 7.5 印张 150 千字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200-06378-9/I·942

定价:18.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目录

CONTENTS

友情篇

当后车轮开始追赶前车轮时，一段温馨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

五月的青石板	2
当后车轮开始追赶前车轮	9
左边的敌人，右边的朋友	14
朋 友	20
幸福无声	25
青春，我们一路向前冲	28
就这样长大	32
大学时代的李小渔	37
爱，畅通无阻	42
毕业的故事	47

盛夏的单车	51
说好我们不会恨	55
当苏北遇到苏南	61
从门缝里看你	68
方格格老师	73
在爱里慢慢成长	78

爱情篇

恋爱像电影一样，一场场地散了又来，来了又散。终于找不到年少时那样强烈的爱恋，肯为一个人天长地久地熬着香醇的鸡汤米线，微笑着看他一口口地吃下……

米线之爱	84
一种放弃在路口微笑	90
我们都是丑小鸭	94
我的影子舒可可	99
爱情像是对墙打网球	105
不设防的格子间	110
琐屑的时日	115
三个人的爱情	119
关于一枝玫瑰的N种猜测	125
找不回的不满小飞	129
爱滋味	134
兄妹开荒	141



晚一刻遇见你	146
寂寞时，我们远离爱情	150
小城之爱	155
爱情像鸡毛一样飞舞	161
一个人的初恋	166

亲情篇

原以为谁都不会原谅谁的这份隔阂，终于还是因为有一方，肯主动地跨出一步来，瞬间地消融，露出我们拼命护佑，又几乎差点丢掉了的，爱的柔软的内核……

异乡的青春	172
我是一只寄居蟹	178
姐姐如昙花般绽放的青春	184
让一颗心，学会柔软	190
我有一只海螺，会唱歌的海螺	194
谷雨时节	199
送人的公主	205
小你一秒也是妹妹	210
放爱一条路走	215
爱的记录	219
阁楼里的青春也有翅膀	224



友情篇

当后车轮开始追赶前车
轮时，一段温馨的旅程，就这
样开始了……

可是走在那条很长时间都不曾走过的青石板路上，想起两丰前的那些忧伤和快乐，寂寞与丰盈，眼泪和歌声，梦想与放纵。十七岁的雨季，终于，快要过去了。

五月的青石板

干净的青石板路，被开满蒲公英的古老城墙簇拥着；两三个小孩子自由自在地在其中穿行，全都背了木制的弓箭、手枪，旁若无人地玩自己的游戏；天空和树叶都是水洗过了的，在高高城墙上，越发地向蓝处和绿处伸展……这便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小镇，让我爱亦让我恨的故乡。

学校就在青石板路的尽头。每每走完那段路，我都像从梦里惊醒，安静和热闹，猝然相接。学校距家有三里路的样子，我却是喜欢步行，而不是像小学时那样，站在外公的后车架上，骄傲地伸开双臂，呜呜地做飞行状，抑或是坐公交车，从最繁华的路段上招摇过市。外公外婆宠我宠得厉害，我说，不，我走着去！他们立刻欢天喜地地说好好好，西西大了，知道疼惜外公外婆了，咱走着去。说完了又无比怜爱地帮我整整衣



衫，理理头发；好像在他们眼里，我还是初一时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骄蛮丫头。对他们的这种纵容，我毫不领情，我清楚他们是在讨好我，借此弥补或许这一辈子都不会被我原谅的错误。

青石板路的中途，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里面长满了我喜欢的银杏、玉兰、法桐，还有罌粟。春天的时候，附近一所初中的小女生们，常会结伴过来，在大法桐下的木椅上坐下来，仰头看天，或是很神秘地窃窃私语。每每看到她们那种没有丝毫惧怕的眼神，直直地向我看过来，我都会想起属于自己的初中生活，想起朋友可可和啦啦。那时候我是一个多么任性、张扬，又快乐的女孩子啊。许多个黄昏，我都会拽了可可和啦啦，飞奔到这个小巧的花园里来，一边肆无忌惮地哈哈地大笑，一边等着邻班的几个小男生做完了值日，从青石板路上经过。我们是颇瞧不起初一的小男生们的，一个个青黄不接似的，还缩在小学生的身体里，让人看了觉得幼稚。而女孩子们则往疯里长，除了脸上鲜明的孩子气，身体里已有成熟水果的芬芳了。我和啦啦、可可就是这样一眨眼就美丽诱人起来的女孩子。我们不仅懂得如何用奇形怪状的小饰品来偷偷地打扮自己，而且已经很清楚地明白，这是一种可人又骄人的资本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三个五彩缤纷的女孩子，会很招摇地在花园里大声歌唱；而后等着邻班那帮可怜的小男生们走近时，突然地将歌声止住，又啪地跳到木椅上，得意洋洋地笑望着他们。周围的空气里满是挑衅、嘲讽和不可一世的骄傲，一场永远没有输赢的青春的战斗，就这样在黄昏里开始了。

有时候我们也会安安静静地想想心事。其实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顶多是啦啦的网友明明在QQ上挂着，却是灰着头像，隐了身不理她。或者可可的老妈又不厌其烦地跑到老板



(班)那儿去，打探她的个人隐私——学习成绩去了。要么是我自己的爸妈，又把架吵到他们单位里去了。这样的烦恼，在我们小小的心里，相对于肆意绽放的青春，其实是不足挂齿的。尽管它们会时不时地爬出来烦我们一阵子，可是，也会很快被我们嘻嘻哈哈地赶跑的。就像我自己，被父母的争吵声搞得烦了，跑到外公外婆家，在他们的嘘寒问暖里美美地吃上一通，再倒头睡上一觉，就没心没肺地把一切都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时候，真的是逍遥自在、无约无束，否则便不会心甘情愿地花大段大段的时间，只为等着见到那个比我们高一级的男生了。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懒得去打听，因为我们早已给他准备了一大堆的名字，什么帅帅龙啊上官木子啊布拉德彼特啊贝克汉姆啊，等等等等。每一个名字都是依我们当时的心境，和突然间冒出的奇思怪想而定的。可是我还是更喜欢叫他五月。没有原因，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五月阳光的味道：干爽，洁净，又温和舒适，让人想闭上眼睛靠一靠，做个安详的好梦。有时候他也会热烈纷繁，豪放不羁；这亦像是五月的阳光，多变，可是骨子里，却还是美好又温情的。

三个人闲闲地坐在木椅上，看着青石板路上的行人，紧紧疏疏地走来走去。知道他是宣传部的部长，很忙；常常是过了六点，才会骑了单车，驶过洒满余晖的青石板路。我们的心，也在那时，倏地进入“一级备战状态”。看他骑到和我们一条水平线上的时候，可可甚至会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可是也只有这样呆呆地看他慢慢地驶出我们的视线，一拐弯，再也看不见了。从没有想过，像对邻班的那群小男生，站到木椅上，用力挥舞着手臂，大声歌唱着引起他的注意。他好像也从没有注意过我们；或者，是把我们当成了花园里一丛静默的植物，熟



视无睹？可是，三个人依然狂热又固执地每天下午等着他骑过青石板，看他好看的影子在城墙上一点点地滑过；还有他额前遮住了一只眼睛的头发，在温暖的阳光里泛着点点的光泽；嘴唇是厚实的，竟是有丝丝的性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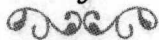
有一次，我们三个人终于鼓足了勇气，是啦啦先开的头。我们跳起来声嘶力竭地朝他大叫：五月！五月！！五月!!!他也终于向我们看过来，可是却没有停车；眼神，亦是迷惑不解的，很陌生很遥远的感觉。一年多辛苦又漫长的等待，就在这样不长不短的对视里，慢慢慢慢地划破我们的心。亦是啦啦，第一个，在他的背影无情地逝去后，大声哭了出来。我和可可拼命地劝她，说啦啦不要哭啊，一年后我们考上高中又可以见到他啦，别哭别哭。可是说着说着，我和可可竟也有泪，哗哗地流出来了。我想起我们只顾着拼命要见他最后一面，竟忘了打听，他究竟去了哪一所高中！

那个被我们叫做五月的男生，就这样一下子消失掉了。我们都来不及回味那浓浓淡淡的哀愁，中考，就狂奔而来。

那一年，于我，是黯淡的。父母终于离了婚。父亲去了另一个城市，又很快地在那儿定居，结婚。而母亲，先是神情恍惚，请了假在家休养，中考过后，就被外公外婆送进了疗养院。那个疗养院，我曾经路过，里面住满了许多神经失常的大人。给了我生命却不给我关爱的这样两个人，竟像是五月，回头漠然地一瞥，转身走掉了。

中考后的啦啦和可可，直升了本校的高中。而我，不管她们怎样的劝阻，还是去了青石板路尽头的那所热闹的高中。我希望那种与我不相干的热闹，可以冲淡本该是花季的十六岁里所有的哀伤。

高中开学的第一天，外公说要骑车送我去。我头也没回，



只冷冷地一句：不用了，我喜欢一个人走。便硬生生地将他们满满当当的笑容给冻结在脸上。他们不肯在我面前承认，他们曾经多么粗暴地“消灭”了年轻时母亲的爱情，强迫她嫁给一个被我叫了十六年父亲的人，把和我一样美丽又骄傲的母亲，一点点地毁掉——那么，我又何必隐瞒自己的不幸？这样一个埋藏了十几年的故事，是有一次下楼的时候，不经意间听到的，只是刚刚关了门，外婆的哭声，就传出来了；我不敢相信的事实，也断断续续地，夹杂着外公重重的叹息，直刺我的心底。

我始终没有揭穿他们。我只是很冷漠地应对着他们拼命偿还什么一般的宠爱。花季还刚刚来，我怎么竟像是在长长的雨季里，孤单地穿梭？！

在那个热闹的高中里，没有了啦啦和可了的陪伴，我愈加地落寞。直到有一天，高一过了一半，我的一篇文章，在校报的征文里，得了第一名。有人传话过来，说校报的主编在编辑部等我，和我商量，乐不乐意加盟他们的文学社团。我只是淡淡地笑笑，想也没想，就在下午放学了，带了简单的理由和答案，去了那个我常常不屑一顾的校报编辑部。还记得那个阳光像蝉翼一样透明的午后，推开厚重的木门，在靠窗的书桌后面，站起一个有温暖微笑的男生，对我说：你好，西西，我是林纾。那个男生，就是曾经从我的生命里，消逝了一年多的五月！曾经被我们赐予了那么多美好的名字，而此时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的五月！曾经让我们三个女孩子，疯狂爱恋过两年多的五月！

那以后的时光，便开心得要疯。我跟着五月各处奔跑着做采访，找新闻，给报纸画灵动的插图和漫画，字斟句酌地看每一篇稿子。来不及回家吃饭的时候，买大碗面来冲了吃。我开



始习惯六点之后回家，也开始习惯坐在五月的后车架上，穿过热闹扑面而来的广场和街道。有一天我问五月，为什么不再走以前的青石板路？五月愣了片刻才说，太安静的路，会让人心如止水，也会让人寂寞忧郁；时常在闹市里走走，你会被那种浓浓的生活气息所感染、冲击，甚至沸腾。说完了他还是不甘心地问了一句：西西，你怎么知道，我以前爱走那条青石板路？我坐在后车架上，看着又高又蓝的天空，和五月肩头跳跃着的细碎的阳光，微微笑着，却是一句话也没有说。那个属于我和啦啦，还有可可的秘密，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告诉过五月。而另一个关于我和五月的秘密，自始至终，我也没有对啦啦和可可讲起。我一直不知道，原来女孩子自私起来，竟是可以忘掉推心置腹的朋友。

高一结束时的暑假，我随了外公外婆，第一次走进那个让我恐惧的疗养院。在一个陈设简单的病房里，看见了母亲。她的气色，竟是出乎意料的好得多。照看她的护士告诉我们，母亲的情绪日渐稳定，偶尔，她可以很清醒地回答护士的问题，或是倚在窗户旁，看看外面白杨撑起的天空。那天母亲以一种懒散的姿势斜倚在床头，手里织着好像永远也织不完的围巾。围巾是火红色的，在盛夏里，那种鲜艳看了让人心惊。那些毛线，是外婆买来送给母亲的，她知道母亲喜欢那种热烈的红色，生命在这种颜色上，流转纷呈，生生不息。

母亲终于没有认出我们。她像只安静的羔羊，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一个外人永远无法介入的梦。临走的时候，外公硬塞给那个好脾气的护士一个红包。关上门的那一刻，我听到有人叫我的乳名。慌慌地回过头去，竟是母亲，对了身旁大大的布娃娃，一声声地叫我的乳名，眼神里写满的，是无限的爱怜和疼惜。我的泪，还没有涌出来，外公，这个从没有在任何人的



面前表露过感情的老军人，已是失声哭出来了。

高三只上了两个月，五月就辞了校报主编的职务。突然没了他的陪伴，我有些孤单；可还是听了五月的话，在一个星期后，递交了自荐校报主编的申请。聘任书下来的时候，我在校园里碰见抱了书匆匆赶往教室的五月；他像个体贴的大哥，很有力地拍拍我的肩膀，说：西西，我们一起加油吧！我使劲地点头，知道以后的路，无论是寂寞的青石板，还是繁华的闹市区，都要我自己来走了。

不和五月在一起的日子里，我又想起啦啦和可可。我写信告诉她们，我报了理科，做了校报的主编，还和我们在梦里才可以打上一声招呼的五月成了朋友……她们的回信，亦是一样的简短，说：西西，你到底还是深爱着你的妈妈，否则，这样一个才女，怎会报了理科，弃文从医？又说终于开始收收心，好好学习了，要不就对不起爹妈买来的营养品了……关于五月，她们竟是淡漠地只有一句：那个快让我们忘光了模样的五月，还好吧？

我有些黯然，她们怎么可以忘掉我们一起为之大哭过的五月？！可是走在那条很长时间都不曾走过的青石板路上，想起两年前的那些忧伤和快乐，寂寞与丰盈，眼泪和歌声，梦想与放纵；想起这一个五月已经走远，下一个五月还遥遥无期，可是十七岁的雨季，终于，快要过去了。



那段让我忽略掉的温暖的青春岁月啊，终于沉淀成心底永远的记忆。

当后车轮开始追赶前车轮

糖糖是我高中三年的同学。人如其名，而且是那种黏性很好的软糖，附上你，洗都洗不掉；用刀子刮去了，也会留一摊难看的痕迹，偶尔瞅着了，会让你心烦地再次想起它的来龙去脉。

我很早就想用锋利刻薄的言语把糖糖刮去了，可是没用。糖糖不需要好好学习，家里早已为她打通了一条康庄大道；尽管与她的至爱——绘画，相去甚远，但却是平坦、向阳又舒适的，可以漫不经心地边看边走，也不会有什么磕磕绊绊。所以她有的是时间缠着我，让我听她的足有几卷厚的罗曼史，或是看她课上边与老师的厉眼打游击，边创作出的“伟大”艺术。

糖糖的爱情我是不屑一提的，小孩子过家家一样打打闹闹；每一段都像她交上去的英语作业，敷衍潦草，马马虎虎，



只是用来打发她的大把大把的空闲。倒是她的绘画，有着一一种不可思议的成熟和奔放，即便是她课上几笔勾勒出的素描，也是形神兼备、活灵活现的。糖糖爱吹牛，有一次上课用纸条给我，说自己有“画龙点睛”的本事。我瞥了眼她手中手舞足蹈、双眼却空洞茫然的袋鼠老师动作图，眼看着她刚把双眼点上去，台上的袋鼠就真的一蹦一跳地走过来了。结果当然是糖糖不幸地被揪到办公室里去面对壁思过。糖糖不会出卖朋友，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所以纵使她被罚写一千份检讨，我也不必担心那里面会出现我的名字。

不担心是一回事，可反感却又是另一回事。我不喜欢糖糖，且千方百计地想扼掉她，因为天生注定了我和糖糖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像两条抛物线，从同一点出发，却越走越远。我是农村里出来的孩子，糖糖的衣服是天南海北地买来的，我的则是七拼八凑地从亲戚家捡来的；糖糖一年里买零食的钱，会让我的父母愁眉苦脸上好一阵子才能筹得到；只是我会拿了优异的成绩宽慰父母的心，不像糖糖，一到放假，总会在家里小心翼翼地过上好一段苦日子，才会眉开眼笑。

糖糖的生活像蜜一样甜，她又不思进取，身为班长的我纵使她千般阿谀万般奉承，也是不乐意与她为伍的。无奈糖糖的黏功太过厉害，又花言巧语地会说好话给人听，所以也便半真半假地和她做了朋友。只是糖糖得寸进尺，先是求老师调了位，坐在中间隔了一条过道的我的左边，下课叽里呱啦地惹得我心烦；后来又趁我心情好的时候，笑眯眯地说想做我的同桌，把我狠狠地吓了一跳。这次糖糖没有得逞，因为我走了“老板”的后门儿，率先调了座位，坐在了和糖糖一南一北遥遥相望的位置上。那天换位之前，我没有告诉糖糖，等到糖糖发现我已远离了她时，却没有哇哇地跑过来，在我背上“千锤百



炼”，只是传过来一张纸条；纸条上是个泪流满面的小人，没有画眼睛。我知道糖糖的意思，她想告诉我，如果画了灵动的双眸，画上的小人是会不顾一切地冲过来，抱住我大哭一顿的。那是我第一次发现，糖糖原来还是一个内敛的女孩子。

后来又发现糖糖除了内敛之外也很敏感，不是我想象中的粗枝大叶、马马虎虎时，已是高中时的最后一次春游。那天她带了一个六岁的小表妹同行。去的时候，我们两人的车子是并排骑着的，都骑得很费劲，没有心思去闻空气里日渐浓重起来的大片大片的花香，只是一个劲儿地飙车。起初糖糖还悠闲地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冲我胡吹乱侃，到后来，她嘴里气喘吁吁的，话都不成句，一个劲儿地骂我：死人，慢点！她以为我在和她赛车玩，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多么热切地希望甩掉她，赶上前面一个和自己志趣相投的女孩子啊。

爬山的时候，我终于逮着机会，趁糖糖不注意，混迹于一大群人里，甩掉了糖糖。我听见糖糖起初还声嘶力竭地喊我的名字，后来便换成了歌声，军号一样嘹亮得很，不论我藏到哪儿，都会无孔不入地渗进我的全身，而后结结实实地附着在我的每一个细胞上。到了山顶，我寻了个温暖又偏僻的角落，头枕着石头，在和煦的风里，闭着眼，想象不久之后繁华似锦的未来。迷迷糊糊中，听见耳畔有谨小慎微的呼吸声。睁开眼，便看见一双纯净的眸子，坚定、成熟，又略带几丝的不安——是糖糖的小表妹。记得每次去糖糖家免费洗澡，吃“营养饭”，几乎都会遇见她，她是糖糖忠贞不贰的小跟屁虫，对我，亦是十二分的崇拜。我微笑着问她：有事吗，齐齐？她张了张嘴，可是欲言又止，最后终于鼓足了勇气，附在我耳边小声说：姐姐，回去的时候，你能陪着糖糖姐姐一块儿走吗？我一下子愣住了，我原以为笨笨的糖糖会猜不出我的心思。那一刻，我才

